

典藏注本

# 苏曼殊诗集

邵盈午注

踏过樱花第几桥

芒鞋破钵无人识

何时归看浙江潮

春雨楼头尺八箫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222  
20143

# 苏曼殊诗集

邵盈午注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曼殊诗集 / 苏曼殊著 ; 邵盈午注 .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13. 11

ISBN 978 - 7 - 5302 - 1325 - 4

I. ①苏… II. ①苏… ②邵… III. ①诗集—中国—近代 IV.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0891 号

苏曼殊诗集

SUMANSHU SHIJI

苏曼殊 著 邵盈午 注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9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25 - 4

定价: 2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苏曼殊  
(1884-1918)

## “我本将心问明月， 谁知明月照沟渠”（代序）

### ——走进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去世后，刘半农曾赋新体诗悼曰“只此一个和尚，千百人看了，化作千百个样子”，这与鲁迅所谓“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同一机杼，所强调的无非是个体生命的“差异”；而作为毫不做作、纯任自然的非僧非俗亦僧亦俗的“这一个”，曼殊的确“迥异时流”。如果我们将曼殊视为一种生命符号，其价值核心无疑集中于诗歌、小说还有他的翻译；作为艺术文本，其所辐射出的光华，往往超逾作家本人的预设。以故，曼殊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消失以后，其文学生命却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叹赏中延续下来，那一部部花样翻新的版本，永远是黑体字，而一群

又一群读者的头发却由黑变白，随风飘舞。

## 二

破钵、袈裟；断鸿，残月；几许疏钟，两行清泪，一枕秋霜……这些流贯在其艺术文本中的生命意象，与他那迷离惆怅的传奇人生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幽暗昏惑的精神迷宫，给后人留下了一串串破译不尽的生命问号。

以曼殊过人的智慧和才情，为什么艺术之神竟安慰不了他？为什么在三十五岁的壮年就结束了难以为继的人生？这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本身就隐藏着人生之谜，历史文化之谜。我总觉得，曼殊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海洋，其中隐秘、幽暗的部分，是哲学所不能照亮的。他本人尝自慨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读罢不禁令人心生喟叹——“无人识”，这正是天才的宿命。在天才未毁灭前，有谁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生活？有谁拦截过悲剧的车辇哪怕仅仅是减缓它的冲速？

## 三

曼殊之于西湖，自有一种拂拭不去的天然情结；尤其是映于三潭的那轮明月，对他始终是一种无从抵御的诱惑。他每次息影西湖，总喜欢穿着木屐，披着袈裟，沐着月光，在悄无人声的苏堤上踽踽而行。

明月洒下银色的宁静。群山饱览了落日的余晖后，又显现

出神秘的阴影。除了梦游的东西外，一切都在夜的臂弯里熟睡，一切都在默默地接受着光的洗礼。只是在湖面上，偶尔漾动起一闪一闪的白光，像梦的眼睛在眨动。

曼殊一向沉迷于这种诗境，这种走在地上如同走在天上的感觉，这种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自由”境界。

夜，太静了！

他像一根针似的穿过了月光。

#### 四

水墨图中着一水墨诗人，那飘然走过小桥的吟影固然可人，可谁知在这月华如水的清宵，诗人的心底又翻涌出多少不能朗照的往事。

#### 五

曼殊曾一再慨叹自己的身世“有难言之恫”。

这种“恫”首先来自他那“中日私生混血儿”的特殊身份。

其父苏杰生，广东香山人，十八岁即赴日经商，初营苏杭匹头，后被横滨一家英商万隆茶行聘为买办。由于经营有方，家道殷富；四十岁时，他已娶三房妻妾，正室黄氏，大陈氏、小陈氏分别为妾，均无子。为继承宗祧，苏杰生又在日本就地娶了虽新寡素缟但温良姣美的河合仙为妾。河合仙有一妹妹，名叫若子，乃一待字闺中的清纯少女，她的妩媚与靓丽，宛如

一枝红荷，灼灼动人。自打苏杰生第一次与她的目光碰到一起，视线便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不久，他将若子勾引失身，使其怀孕，生下曼殊。苏杰生怕与若子私通之事败露，故将襁褓中的曼殊，转交河合仙抚养。以故，曼殊生下来未足三月，若子便被迫给孩子断奶，强撑着虚弱之躯，遑归乡里。而这，对于天机灵透的曼殊来说，不啻种下了悲剧的种芽；因为从此以后，他一直近乎神经质般在执拗地追溯着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刻。

## 六

“恫”还来自幼年饱受虐待的“惨酷”遭遇。

曼殊五岁那年，由于黄氏、大陈氏仍连年生女，未得男孩；封建宗法思想严重的苏杰生遂打破种种顾虑，公开承认了他的家籍，将其由外祖父所起的日本名字“宗之助”改为“亚戩”，并将其带回广东老家。未料甫抵家门，曼殊幼小的心灵便朦胧地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冷漠气氛；好像苏家的人，一个个都忽然间收起了他原先见惯了的笑容，另换上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不由得竟对闪动在他面前的慈爱笑容也发生怀疑。在那样一个一父数母、各人爱其子女的家庭里，除祖父母对他呵护有加外，其余家庭成员（嫡母、庶母甚至父亲）与他都很隔膜，尤其是大陈氏，蛮横凶悍，心地阴毒，动辄对他进行斥责甚至殴打——那是一个巴掌下去、五个手印立即绽开的殴打。



## 七

在故乡这梦魇般的童年生活，虽仅六年，但对缺乏温情爱抚的曼殊来说，却不啻是漫长的苦刑。长期寄人篱下、饱受虐待的“惨酷”遭遇，使被家乡族人视为“异类”且饱受白眼与欺凌的曼殊，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这大大促发了他抑郁人格的形成。尤其是，在他十二岁那年，身患大病，家中诸姊辈皆不延医救治，竟欲将其弃置柴房待毙，这无疑在曼殊童年的心灵上笼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幼年经验是相当重要的，这种经验常常在不知不觉形成，因而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可塑性最大的幼年时期，却基本上是被社会、家庭决定的时期；一种畸形的家庭形态，是抑郁人格形成的温床；而被遗弃感则是抑郁人格的内核，其情感根源是因无力招人喜爱而滋生的怯懦、自卑和缺乏自信。——而这，正是童年曼殊的心态特征。对于曼殊来说，母亲的存在意味着：那用肩头挡住的世界不再惊扰他；而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他会觉得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一天，一位行路的相士见到双目炯炯的曼殊，惊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这是否可视为曼殊的第一次“佛缘”？他以后的出家，是否接受了其中隐秘的暗示呢？就在此后不久，新会慧龙寺的赞初大师适巧化缘至此，失去“家”的温馨的曼殊遂决意出家，于广州的六榕寺（亦名长寿寺）祝发为僧。

对于幼年的曼殊来说，此举虽不免带有一些“负气”的成分，但他在人生之路上的这一最初选择，不正有力地折射出人生的残酷以及他对这种异己的生存环境的悲愤抗议吗？

## 八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这是曼殊笔下少有的壮语。何其骁悍高迈、踔厉豪纵，读之不禁令人神旺。

从表面看来，无论是体魄还是气质，曼殊似乎都缺乏结实实的“肌肉感”，但他那羸弱的身躯里却不时迸发出擎枪杀逆的抗争雄气。

早在1902年冬，曼殊在日本留学期间，便毅然加入陈独秀领导的“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其后，他又先后加入“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亚洲和亲会”等革命组织，并矢志改习陆军，以期实行。他把苦闷抛在一边，把孤独遗向过去，肩着苦难，沐着血腥，义无反顾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前沿。

在那样一个崇尚暴力与血火的动荡时代，需要一大批以激情、勇气、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曼殊从不吝惜热血，甘冒白刃以行之。一次，当他听到保皇党康有为吞没华侨捐款，致使唐才常领导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竟欲向陈少白借手枪对其行刺，仅此一端，足证其履险犯难、拔剑而起的豪侠之风。

“易水萧萧人去也”；身披“白如霜”的“一天明月”的

曼殊，此时笔下的月亮，已不复有一丝凄清与迷茫。

## 九

曼殊在南社同人中享有“革命和尚”的盛誉，固无异辞；曼殊的“护教论”与“新教论”，在中国近代佛教衰颓的现状下，则因其开启了“中国佛教近代革新运动的先声”，奠定了中国近代佛教振兴的思想基础，而使曼殊被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但在参与革命与“护教”“新教”的同时，那位暴饮暴食、滥吃花酒、自戕自戕者，也确非另一个苏曼殊。这一点，往往使论者感到困惑。其实，无论是历史本身，还是历史建构中的人，皆不必强求“系统”“秩序”；表面上的散乱无章、矛盾甚至悖谬，反倒更接近历史的本相。“凭栏一片风云气，甘作神州袖手人”，曼殊际值季世，白云苍狗，劫运重重，他的或“入”或“出”，亦“僧”亦“俗”，正说明曼殊作为“这一个”所具有的近代知识者普遍存在的“不安宁心态”。

## 十

事实表明，革命，并未能使他找到最终的精神归宿，甚至也未使他走出阴森的“心狱”。因此，他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换气方式，方能存活下去；为此，曼殊曾尽脱僧侣的矜持，走进一片属于恋人的领地——

年华风柳共飘萧，酒醒天涯问六朝。

猛忆玉人明月下，悄无人处学吹箫。

但“明月”下的诗性想象毕竟不能代替实实在在的切肤感受。爱情，对曼殊来说，不啻是一场意志的战争。“多情”与“无情”，构成了恋爱中的曼殊依违于“出”与“入”的二重心律；要之，“凡心”驱使他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醇醪，可“禅心”却使他极力规避着爱情的归宿；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分明化石心难定”的窘境，曼殊竟匪夷所思地发表了一个“东方柏拉图式”的性爱宣言，将男女的情爱喻为“灵魂之空气”，复将性欲喻为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并将爱欲严格地限制在“吾等互爱而不及乱”的理性界限中；尽管如此，曼殊仍未能走出自制的困境之中。尤其是，当恋火愈炽时，“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的痛楚愈是令他不堪为怀。应当指出，由于“身世之恫”，在曼殊身上，那种变异了的“奥狄帕司情结”愈加强烈；以故，他将女性奉若神明，日夕观赏，却从不破其禅定。在日本期间，他一度对女性的发髻大为沉迷，曾临街写生，广事搜罗，想必这是他从爱情的氍毹上退出后所干的营生。他所画的女子发髻，不禁令人想起了善画羊毛的德国画家鲁斯——在不胜工细的无数细节中，享受着纯真的幸福。

曼殊一生，确曾将不少时光消磨于珠光钗影之中。可每当曼殊陷入“四山风雨总缠绵”的恋情时，他总要抽身而去——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对于曼殊而言，那一次次看似薄幸、轻佻甚至残忍的“归去”，不仅保全了他的纯情与禅修，也使他拥有那份天马行空无所羁绊的“自由”的孤独——当然，这一切都是要以“美人”凄丽的回忆和悲哀的泪水为代价的。

“兰蕙芬芳总负伊，并肩携手纳凉时。旧厢风月重相忆，十指纤纤擘荔枝。”天上的那轮古今同慨的明月，此时竟化为曼殊向“美人”投去的求恕目光。

## 十一

曼殊的“归去”，其实并非由于天性的冷漠；相反，恰恰是因为他对某种东西过分痴心，而又出于一种隐秘的情结必须忍痛割舍。作为“大有情人”，曼殊总会情不自禁地为异性罩上一层层圣洁的光辉——他无时不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可这一切，只存在于他那纯属个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中，一回到现实世界中，则只能听命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换句话说，他的皈依空门，并非是对生活的淡漠，而是对过多情热的有意抑止，这就使他常常陷于“我执”与“破我执”的自我冲突中，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张力的撕扯。为此，他疲乏已极，痛苦已极……

## 十二

曼殊的“难堪”还表现为文化选择上的两难。由于出生在国外，曼殊没有受到充分的中国文化教育，这倒使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粹怀有更加强烈的渴慕之情。但历史并没有为曼殊提供一个在绿荫沉沉的书斋里品味传统文化精微的机缘。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曼殊又热诚地接受西方文明，二者在曼殊的头脑中左冲右突，此碰彼撞，搞得他心神不安，进退失据。他的皈依莲座，未尝不是淡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徘徊的痛苦的一种方式。这种精神归向，既反映出历史转折的急遽和时代先行者必然遭受的痛苦，也昭示出一个“近代人”走向“世界人”行列的艰难。

## 十三

曼殊尝谓：“男人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处行。”迹其一生，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讲究“行为艺术”的人；在他身上，还有一个令时俗骇异的特点，那就是不蹈故常，径行独往；他的意志超凡，却并不完全唯理智之命是从；他只听从其内心的召唤。

意志，是热情的骄子，它最关心抽象的、主观精神化的“胜利”，而对肉体本身的承受能力则不屑一顾。在意志的驱策下，年甫二十一岁的曼殊竟支撑着他那病骨支离的孱弱之躯，决意效法玄奘、法显，徒步去印度朝圣，开始了他生命史

上的第一次远征。

万里投荒，生死以之，此一惊人之举，使曼殊赢得了“白马传经第二人”的盛赞！

俗世的牵累已使曼殊疲惫不堪。他觉得人生应该有一种品格，一种天马行空的无所羁勒，而世人大多是在常态的、死水般的生活中活着，这是一种沉沦。是活着的死亡。

他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行走”着，他的“行走”酷似鸟类横绝太空的飞翔和鱼类潜行海底的游弋，他就是要用这种超越平淡、打破常规的方式寻求生命本身的诗意，淘洗在尘世埋藏已久的心灵，并借以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一种不能用其他方式加以驱逐的悲哀与绝望。——而那些平庸之辈绝难领受的、蕴含在生活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奇妙性，正在向他展开。

#### 十四

在坚韧的行进中，体味着一种悲壮和快感。对于曼殊来说，此次以朝圣为目的的远行本身，便是信仰的延伸与展现。既然是一步一血印的朝圣者，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冲破一道道铁灰般沉重的夜幕，迎来一次次不可逆转的黎明。他深知，唯有在死亡的背景下，生命才会呈现出奇迹。

滑过裸岩的冷露洗濯苍凉夜色，吹响石窍的疾风奏出旷古的荒落，而那铅盖一样低垂的穹庐则一如黑幕压顶，驱逐了曼殊的最后一点浪漫。这无疑是一条赴死性的朝圣之路；而曼殊

的卓犖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对活着的死亡说“不”，敢于用狂飙和飞泉给灵魂洗澡。唯其如此，他才在“内热”的自燃中成为伟大的行者。

万里投荒，险象环生；艰难、困乏和惊恐，历数不尽，冰冷的汗水一次次从曼殊那紧攥的指缝间渗出。但一种弘扬佛法的献身精神，使他的胸腔始终涌溢着熔岩般的热流。

——当第一缕晨曦穿透厚厚的云层，把梦一般的雾幔揭开，他竟聆听到一种庄严的召唤，轻轻地逸出群峰，向他传来……

——他站在断塔颓垣下，凝眺着血红的夕阳，带着无限的惆怅沉入苍茫的暮霭之中，在这动人心魂的时刻，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万里跋涉“以临斯土”的法显、玄奘，从而深深感到时间的倏忽和严酷：青梗变枯枝、红粉变骷髅、帝国化迷烟，而唯有那具大超悟大慈悲大寂寞的圣者精神永不坏死。

## 十五

可就在他接近印度，眼看就要功德圆满时，一个偶发的事件，却使曼殊改变了整个西行的计划。

在菩提寺附近，住着一个华裔姑娘，名叫佩珊，她辗转打听到西行至此的曼殊，竟天真地以为是法力无边的活佛降世，遂迭番拜见，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异域飘零的悲惨遭际，使同样身处异域、举目无亲的曼殊陡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在日后与佩珊的相处中，曼殊由初始时那



种怜香惜玉的悲悯之情，渐渐地产生了一种远远超逾一般同情与怜悯的复杂感情；更可怕的是，他感到自己已很难从这种感情中超拔出来。

怀着这种感情焉能去参拜佛祖？为此，曼殊感到深深的沮丧。

很快地，曼殊竟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地返国！

## 十六

西还以后，曼殊对生命的厌倦就与日俱增。年复一年，为了寻求佛法，勘破生命的奥秘，他付出了超常的代价，可生命本身的不可勘破性这一事实，注定了曼殊不能实现寤寐求之的对生命奥秘的洞悉。况且曼殊是“以情求道”，故最终导致了对“寻求”本身的怀疑；他甚至怀疑这种“寻求”背后的先验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它的钢筋骨架其实是建筑在流沙上的，根本无法实实在在地支撑起整个生活。

既然如此，那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他愈益强烈地感到，问题的全部症结就在于荒谬的生存本身，是它，紧紧地揪住人不放；人们躲不开它如同躲不开自己的影子。因此，厌倦与焦虑不是别的，它就牢牢地植根于生存的悖谬之中，在这一点上，理性渺小、轻弱得如同儿戏一般。他愈来愈服膺于老子所谓“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的结论——觉得所有的烦恼、忧患、苦难，都是生命本身带来的；要根除这一切，也只能从这里入手。于是，他想到了死。